

# 卷十三

書名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  
 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同文堂刊本  
 撰者 清 李雨堂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編號 D8642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六十八回 咸豐九年

同文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後續大宋楊家將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傳卷之一

吳西瑞雲齋原本

禪山福文堂藏板

歌曰

繼王正極惟盤古混沌初開天地分三皇五帝均調治相  
 傳緒緒萬民欽唐虞二帝求賢護化育玄功聖澤深當時  
 洪武為民患大禹功成水土分曆年四百終于傑運屬商  
 湯不立君相傳曆久亡于紂文武西興誣溺民御林八百  
 稱周久固祚延綿德業深稱雄七國相吞併無道強秦二  
 世亂爭鋒劉應運四百餘年鼎足均晉興未久遭胡  
 亂傳不永君隋文一統亡場廣十有三年社稷分  
 唐高祖二十相傳屬宋君數傳之後惟千古興

廢無字是古云



花  
萬  
樓

卷  
第  
終

双紅堂  
小說  
16(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圖書館



新鏡後宋包狄演義初傳卷之十三

五十九回

假豐都賺倭招供

孝夫子審奸得曉

詩 君王有道重賢良

寵任奸臣不久長

百 李后多年遭苦困

只緣倭宦作災殃

却說君臣侍御軍人等裝办陰府事畢并眾軍或疎柴塗  
 驗或墨水糊模披髮異裝四边繞立其候陰風颯冷氣陰  
 乙推測其時加祐君王該當母子相會之期故包公稟告  
 後即感格天神地祇助發狂風吹動樹木松竹一派聲音  
 呼七嘯叫四圍殿之前后燈燭半明半暗若當日郭槐罪  
 惡滿盈該當報應之日及昨之受刑押下天牢時已是神  
 思恍惚如今似夢非夢心下糊塗想煞鬼神暗裡作崇千

南苑樓東



他也不知當夜又見奇形怪狀的猙獰兇惡催命鬼手  
執鋼叉一到牽押早以嚇得仰面一交跌得昏迷慘也認  
做死一路只由拘鎖而去押至御花園首只是陰風慘也  
冷氣森也東也鬼叫西也鬼喙黑暗中一長高鬼披髮呼  
也厲聲攔阻喝曰鬼門關那得私走有后邊拘押眾惡鬼  
喝曰他有大罪在身奉了關君王梃捉詢究休得阻攔有  
長大冤鬼呼的一聲閃去不見這郭槐嚇得朦朧之際略  
變言曰不好了果然我今死去得到鬼門關而來尙不知  
黃泉路渺茫也行一步跌翻數尺黑暗中隱也微光風狂  
竹响陰冷侵肥一遍鬼聲呼也嚎泣又聞處也銅錘鎖練  
之聲驚慌得魂魄離身忽聲聞拘至森羅殿中了郭槐微  
也睜目見殿中半明半暗關君天子遠也南坐兩旁惡鬼

披髮兇狼參叫一赤髮紅臉極提上塔一攢朴倒了郭槐  
伏倒發振騰也不敢抬頭低聲呼關君王饒恕關君厲聲  
喝曰郭槐汝在陽間幹此欺君惡事可知罪否郭槐發抖  
只是求饒又問喝曰汝在陽世將一龍胎鳳種之君希圖  
謀害又放火燒燬碧云宮謀絕君福罪孽深陽間被汝  
瞞過今陰府幽查中斷難遮瞞如有半字虛情喝令鬼卒  
將此奸狼先捺入油鍋之內早有青黃赤黑四冤鬼噉的  
一声一把拖下郭槐恍惚中喊泣曰乞關君饒宥自願招  
實無虛恨我生時原不該設計與刘太后却自愚了身爲  
內監還望什麼富貴榮華只因先帝托征未回李宸妃娘  
也即興師之日產下太子只值東宮刘氏產下嬌娥是時  
刘娘也起了妬忌之心只恐先王回朝寵奉西宮認生太



子必思將他母子早日陷害當日吾與施謀宰殺狸牲包裏固刘娘也是天親往碧云宮言宮主要喂哺乳又植聖上親征寔煩寂寞邀請赴燕有李娘也不知机謀將太子付與刘娘也又轉交于吾懷去只將死狸畜用錦帕遮蓋送还碧云宮言知宮監太子睡熟不許驚恐李娘也的囑咐云也是夜刘娘也又密差寇承宮女將太子擦棄于御花园金水池我又言知刘娘也先帝逐朝李娘也定然奏知即不妙了不若斬草除根万穩安故吾即夜放火焚宮豈料寇宮娥想必早已通知李娘也逃去只燒死他宮太監宮娥百餘人后來寇宮女屍首浮于金水池面方知不好他死去既通知李后諒情未必肯將太子拋于池中只因下差人密察李娘也隱藏並無踪跡至今將近二十

年近此數秋不差訪察矣只今畧知當今聖上非乃南清宮狄太后所生寔乃陳琳當初暗將太子懷歸八王谷府中狄后撫育長成先帝回朝只痛恨李后母子被火遭殃那知吾之深謀作弄只當今至上經先帝崩立時只言是八王爺長子延情乃李宸妃娘也誕生也如今句句寔言一字不諱敢求哀懇閣君王俞開恩免罪當時加祐君王听畢心如刀剗止不住龍目珠泪一行可憐母后遭此劫难若捱至今將有二十載當初之事暗如黑漆朕那里得知若非包兒明哲胆量忠直屈冤沉淪不孝之罪朕負千斤矣今日寔乃君沾臣德之不盡也只嘆惜包卿如此勤勞于王室今已年將七十緣何上蒼不錫以后嗣之人語畢仍命取禁去郭槐包公早將伊口供一一錄清殿上燈



燭復明衆軍卸洗淨裝辨形容少刻又見雲開月現君王  
頗覺略安又呼包卿寡人須得汝爲吾明白了母后冤情  
但朕寔于孝養有亏有何面目爲君又覺羞慚難見生身  
之母也包俞曰陛下龍心且安太后娘也當初遭逢此苦  
難皆由劉太后妬心郭槐鬼謀作弄耳我王正在哺乳之  
年難將不孝以自待也但今郭槐須則招明來天登朝還  
要詢及陳琳既然曾將小主救出緣何先帝回朝時又不  
奏明此事君王曰包卿之言有理深忖朕心當晚早有內  
侍一象四下提特燈燭一遍引道候候有君先臣后公行  
出殿至偏殿更換過衣冠時將四鼓君留臣燕言談暢叙  
也不煩陳有御花園內假裝陰府排層自有一衆閒人折  
卸下包公机智非比別員早已吩咐得力家丁四名看守

天牢不許一人私至獄中窺探是夜君臣叙談甚暢不覺  
已五更之初百官齊叙朝房候駕一刻鐘鳴鼓响至上御  
臨百官朝拱畢聖降綸音往南清宮宜召陳琳又週提老  
陳琳自當初救主之后狄王妃知他救主有功言賜勅安  
享年登九十二雖然須髮如銀尚得精神強健嘗也想起  
當初郭槐全謀害主之事緣何日久天眼不開全無報應  
安然無事何也時也想念只有自知此一天早晨正起未  
疏洗畢忽聞有旨宣召不知何故情由只應肯當日年老  
難行坐上轎至朝房而下兩名小內監扶上金銮殿謁朝  
山呼已畢有宋君王喚曰陳琳當初火焚碧云宮之日汝  
既既經救出小太子先帝班師之日緣何汝不卽啟分明  
奏知奸陷如今太子着落何方須將真情奏知寡人陳琳



見問嚇了一驚口未開言音也君王為何條忽詰盤起此  
 根由但思此事無幾人得知今當駕前教我說明不得瞞  
 又瞞不得如何答奏的乃可包公明知陳琳事當兩難之  
 際即朗言曰狸猫換主火燬碧云已經三審郭槐招供得  
 明也白也故今呈上詢及于汝不過取對口供耳尔乃有  
 功無罪之人須當直說如若藏頭露尾反有于究陳琳所  
 了包公之言方纔放心言郭槐既經招認我何防直言奏  
 知即曰奴婢當初只因次日八王爺慶祝千秋故早一天  
 奏了狄妃娘也命至御花園採取仙桃花果只見寇宮女  
 珠泪紛也砧立金水河边手掬一小兒孩問及情由方知  
 劉太后妬忌西宮李娘也寇宮女奉命拋棄太子于池河  
 當時奴婢也驚慌無措無奈花不承即將太子載藏于

採花果盒中幸得五更天未明並無一人知覺當時胆戰  
 心寒急匆也奔歸王府將此情由上稟八王爺其時千歲  
 接上小太子一驚一喜又想來重也發怒待候聖上回朝  
 要奏理明奸陷以除妬逆這狄妃娘也只作權養親生兒  
 即夜又聞火焚碧云宮內監宮人燒死百十人想必然李  
 娘也也遭此灾殃無疑矣只落得狄妃娘也撫他兒而嘗  
 也憶恨耳君王又曰汝既洞明此天大冤情先帝征北回  
 朝之日何不將此事奏明陳琳曰陛下未知其詳只因先  
 帝未回朝八王爺先已染病一日復重一日年餘而薨次  
 年先帝方回即狄妃娘也見八王爺去世想來劉太后勢  
 大不敢結怨于他故未敢動陳奴婢乃屬下人犹不敢多  
 言少洩君王又問曰如今太子何在陳琳曰若言太子根



由卽死當今陛下也君王曰如此明白了寡人不是狄太后所生的子陳琳曰陛下寔乃西宮李娘七誕育聖躬奴婢焉敢妄奏欺言君王點首尙見心煩未安卽存旨待御左右扶起陳琳曰汝乃忠誠爲主善念堪嘉待寡人通請毋再加旌表以明朕德爾再造之恩又命內侍數人挽扶持護送他還南清宮去後文武百官尽皆稱奇不意有此空聞異事如非包極精明察理誰能幹办分明當日君王傳旨暫且退朝膳后君王單召包公與幾位一品老大臣閣老文大人平章富弼國文龐洪吏部天官韓樞密院歐陽修叅知政唐子方餘外官員不必伴駕又帶領內監宮娥數十名前往服侍李太后且暫停表先說陳琳老力監一程回歸王府想來包公寔乃神人至聖如此二十年陳



密之冤情被他一朝返白不枉他四海遠近標名當今皇上全憑他作心腹耳目之臣也言來不覺已回內宮將此宣召情由稟明路花王母子有狄太后聞言喜憂交半憂只憂冒認先王太子爲己子亦有欺君之罪喜只喜西宮李氏尙還在世前之受陷冤情今得包公理办分明劉后郭槐故有干勦重罪卽我身也有些驚駭冒認了太子爲親生之非只爲當初出于不得已也有路花小王亦不知當今聖上非狄母后所出至今方知明白不勝驚異駭然又說明包公回朝十餘天所領辨審郭槐數次路花王緣何尽不得知只因小王偷身體有恙欠安已經不登朝二月多路郭槐之事他母子一概不聞卽小王登不是有微恙的一月中或有十天也不上朝的只由自領也不多時



又言劉太后一自郭槐被拿包公又堤破王形部賄賂真  
乃計不成而机先洩露今發包極審办定然剖白當初之  
謀招出真情吾怎能逃脫國法森嚴况非別故小閹犯的  
乃斬滅君王斷絕宗福欺君固寵罪大如天今危矣悔不  
當初勿作此友心當日刻太后心悶意煩總珍饈佳味王  
液環漿也懶甘嘗坐臥不寧心神恍惚一連數天倒睡龍  
床番比復比不成眠一至天明忽有內監一人急忙奔進  
啟上娘比危矣奴婢奉命探听聖上設朝已經先晚審明  
狸狗換主是圣上與包極親審郭公公招認分明又宣召  
陳琳對寔口供一一絲未無差今圣上包極及幾位大臣  
摆齊奏駕往陳州迺迓李太后而去劉太后听罢喚一声  
果也不妙危矣頃刻面龐失色玉手發振勝比曰包極我



與汝定然是宿世冤仇至此今生作對特拿此事來認直  
茲郭槐難免凌遲碎割之罪我亦難逃六律之誅即今王  
兒不便加罪吾嫡母犹愁李氏回宮怨報恨深又有包極  
执性咬挑王兒不容情的細想宋安樂宮多年何限樂豈  
知樂不到頭禍反侵也罷不如早死了以免受他人之辱  
也即打發宮娥內監出外劉太后閉上宮門下泪一行即  
下跪宮房拜叩先王以辞恩德心頭慘切三尺紅絲自縊  
于宮中不知可能救活还陽否且看下回分解

成王剪桐封弟緣于君無戲言况君臣由竟有戲其事  
者哉其故只緣宋君身登九五之尊毋屈沉寃于波底  
當其時審办不分明之祭亦出于萬不得已之戲美而  
略去君臣之嚴由從權變之道也李太后之寃沉日久



幽屈無伸寔有于乎狄氏明瞭久而不洩言于宋帝之  
過也陳琳不洩不得而責之何也琳因劉后之勢大又  
委屬是役之微是果確于發洩矣狄后則勢均相並當  
真宗還朝之日本當陳奏明言即其時不洩又于仁宗  
接御之後亦當洩知以免李氏幽屈確伸方公心無愧  
今被勘明方恨有骨認太子之非亦良心確昧處  
六十回

通國母宋君悲感

還鳳闕李后榮回

詩 多年國母遭羅屈

今日方清破陷冤

曰 報應有期天眼亮

分明善惡豈容瞞

却說劉太后自縊死于宮中只憐他年十六進宮安享十  
五年王后之福今將二十載正嫡太后之命壽限交五十齊

頭寔因從前作惡妒忌生心今日紅羅慘死原由心立反  
曲自作之孽也早有內監宮娥盡知嚇得喧嘩着急或恨  
各宮妃后得知打開宮門紛忙急下紅綾結索解救多般  
豈知刘太后該當大限確逃三魂七魄渺也無踪那里救  
得還陽此言暫止先表嘉祐君王乘駕一向登程多少御  
前待衛將軍劍戟如林武士高頭駿馬的擁護一隊也的  
內監宮娥龍車鳳輦全行幾位一品當大臣隨駕威武揚  
也音樂喧天哄動多少本土萬民遠也偷視當日擗駕來  
迺包公先作頭隊只爲他先知根由着落是日已至陳  
州又表明如若聖駕經臨有定日期自然地頭官日地等  
齊齋端接駕豈知此日君王不期密地而來是以官民  
人等未得早知直至包公一到傳諭下來方着急刻日起



辦上司轉委下屬而下屬又命着本土緝伸之人頃刻間  
張綱掛絲潔淨街衢安排香烟明燭紛紜多繁其難慨述  
包公一到了陳橋下住八抬大轎數十名擁護鉄甲軍步  
隨包大人來至破密門雖然前昔言是破密汚穢小舍如  
今不比前之破密了只因本土文武官員遵着包公之命脩  
造得破密煥然一新趕造雅緻精工不多細述只因李太  
后不願遷居別所故眾文武官不得已在他破舍中經續  
改建高堂回棟數十了環送至伏侍太后娘娘日用珍饈  
式匕俱備郭海壽日中侍伴李后只等候了十餘天李后  
曰未知包拯還朝可能待吾伸亦得此重大冤情否但  
他須乃一忠硬良臣然二十年翻沉天大案統恐難清理清  
只可倚着東岳聖帝夢中點示之符驗也天匕盼望日匕

思量此一天只有郭海壽進至座前曰母親包大人來也  
李后曰他到那里來海壽曰現在門首外他言要見母親  
太后曰我兒且請包大人進來海壽領命出請包公吩咐  
眾軍門外候候一至內堂即俯首三呼朝見李后曰包大  
人休得拘禮且請起包爺領諾起來李后曰大人回朝未  
知此事究亦得分明否包公曰臣啟太后娘匕已將郭槐  
三番審究方得他招認分明故今聖上親排銜駕到此迺  
逐娘匕還宮太后間言大喜今得分明此段冤情寔勞包  
大人担當干鈞之力也吾老身如不得回朝抵當若度至  
死也休了只因身屈不白之冤仇人現享榮華豈非天眼  
示久不開的包公未及答言郭海壽嘆曰當今聖上也非  
明日之君心歪不念生身誦育之勞反認他人爲母豈非



不孝之罪干觴滿朝中只有包大人是中君爲國耳侍他  
來時兒且代替母親狠乚罵他幾声方出此惱也包爺曰  
尔言差矣聖上今方二十二之年當初乃一切哺乳之兒  
焉知奸人暗害怎曉娘有覆盆不白之冤汝言錯怪了人  
也李后曰我兒休得哮咆包大人之言果也不差隨娘在  
此聖上到未收若多言躁說有失君臣之礼反取罪戾這  
是因法親私不得也海寿曰既言母親如此吩咐孩兒焉  
敢不遵當下包公又言請娘乚更換珠冠宮服好侍聖上  
到來通請太后呼大人吾躬落難已久衣裳破碎縑縷久  
已穿服的而今不合穿着此鮮美衣裳包公曰臣啟娘乚  
今非昔比娘乚乃鳳醉貴軀前時落難無人知之是至衣  
食有虧是該有此劫難如今古木花開昏鏡擦明幽不可

後穿此縑縷之裳况乎聖駕自來通請萬人瞻仰非全小  
可娘乚仍穿此破服有失威儀伏望娘乚準依臣請速換  
宮衣太后曰既如此依大人良言且侍聖上來相見過老  
身然后更換宮衣正言之際流星快馬報進言萬誠爺駕  
到有包爺出外一見俯伏于道旁喜祐王曰包卿平身當  
時聖上傳旨不須放炮恐驚國母不安又有眾護駕軍眾  
小武員臣俱侍于太平街道天子不乘車輦領與隨駕五  
位大臣宮娥內監隨跟于后當日陳鎮街衢不獨人民閉  
門閉的迴避卽鴉犬也肅淨無声但一程道路中香烟燈  
燭撲鼻香濃的恭迓聖駕不啻迓降神祇包公引駕至內  
堂仍俯伏于一旁朗呼臣包拯上啟娘乚聖上駕到了先  
又有家大臣也俯伏一旁側太后曰王兒在那裏當時只





因太后又目夫明郎將兩手抃扒的呼喚有加祐王見了  
娘親如此形模未開言心如刀割忍不住龍目珠泪滾流  
焉能故得君王尊詠捨上數步當日塵埃早已鋪上毡毯  
君王下跪垂泪曰母后兒已在此太后手按君王膊肩不  
竟珠泪下吊胸衿曰王兒追思十八年前逃难后苦楚至  
今只道母子永無相會之期何幸得上蒼憐憫東岳至帝  
指示於包卿方得沉寃復起落难時若非郭海壽孤兒行  
孝亦不能度命延遲至今今天母子重逢皆賴包卿海春  
二人之功力也恩得重大如天主兒切須念之言未了喉  
中已咽而難再言宋天子龍目泪如一線呼母后豈有娘  
遭苦難身屈汚塗兒登九五貴享萬方總爲兒有弥天大  
罪須當萬死還有何面目爲君只求母后娘也將兒處決



剛凌了如仁慈不忍可廢棄幽閒別立賢孝之君以承宗  
嗣補報孝養劬勞方可包卿與郭兒兒卽在世或泉壤二  
人恩德定然銘于肺腑不忘說未完慘切之字也不能判  
言感觸起幾位大臣也是人人下泪个个動悲原者天性  
之恩入所不忍忘也均全奏曰當初萬歲正在襁褓幼年  
那知奸人起此肅牆之禍今陛下難將不孝目目伏乞我  
主勿以傷心之言感戴沈沈復觸起前悲兩有不安也惟  
今得上蒼嘿佑復得子母膽依正當接回王宮孝養寔爲  
嘉慶之良伏惟吾主與太后娘也准奏李后曰宋位卿家  
須有此念及之良然吾老身已双目失明是不殘廢之人  
還宮之念久矣灰心身軀賤甚已久不竟是苦酸但得今  
天王亮明白了前之冤蹈卽在破窰中度日我亦也安放



了衆臣未答宗君曰母后休言此語今既不加罪了臣兒  
正要通迓回宮孝養以補報罔極于萬一兒庶幾續却些  
小重愆怕母后不還宮去臣兒豈可獨自回朝也要處於  
此間以待奉母后的才免被朝臣民庶私地不孝忤倫之  
君也太后曰王兒汝休得自罪傷心家位賢卿之言理上  
不差汝當初乃哺汝幼兒焉知奸人詭美難將不孝以罪  
王兒但今娘之双目俱瞽即還宮也無光采的天子聞言  
竟得凄慘抽身伏跪前禱叩上蒼今日寡人特到迓請  
母后還朝只因双目不愿還宮如母后不還宮寡人也難  
以回朝是乞天地神祇垂佑念朕微誠毋目重明体念陳  
州地連歲飢饉餓殍很多寡人自棄財寶以惜生民上體  
昊天好生之德原免十載國征糧稅并大赦天下罪人以  
禱萬姓禱祝不期孝感神明竟免百姓征糧十載大赦  
縲縶囚人寔乃恩得無窮無諒是至神也後空后復得  
重明當時李后喜曰王兒果也双目漸之生明了莫不是  
皇天憐念神圣眷特也君王大悅眾大臣駭喜稱奇郭海  
寿忍不住喚而曰妙也母親双目不期得聖上祇神復明  
好了君王龍目一觀呼母后這是何人太后曰這是孤兒  
郭海寿也乃王兒養供親欲王兒且略去君臣之禮謝也  
此子如何宗君曰他是恩兒了又呼郭恩兒請上受寡人  
一礼宋君王正要下拜包公明言曰尊卑有序君不合拜  
臣父不當礼子有子礼體郭王兒須当力辞宋君无言可  
答只不下礼双平一拱称言恩兒母后全虧汝孝養朕  
之勞方得復活至今恩德弥天之大且还朝再行恩到全



享榮華又論當日海壽乃一貧賤小民礼律一些不懂不知今者福至心灵一變起來看見君王双手打拱又拿包公大言君不合拜臣他卽下跪曰臣不敢當圣上的生身我也一向蒙他撫育成人也是兒子一般焉敢受當圣上作謝也君王曰如此恩兒且免礼請起御手相扶當日太后双目復明還見衆多大臣俯伏下忙言曰家位老賢卿還不請起幾位大臣謝恩起來君王又命郭王兒上前拜見衆大臣海壽領命下礼衆大臣體仰君王太后之面要行恭見三呼君臣礼海壽那里會懂只是答拜只有君王曰他乃後輩少年那里敢當衆老卿一品之尊休行恭見大礼且平礼可也衆臣依命礼畢當日衆臣喜悦單有首相呂夷簡雁国丈不悅自言吾等一品之榮不當與此乞

巧子見礼真是羞辱耻也又有包公曰請娘以更換宮鞋起車駕太后準依曰今已過勞包大人且回朝再作謝也包公曰微臣于勞何有敢娘以賜謝的早有宮娥內監一全叩首罷起來請娘以更衣掠鬢衆大臣退辭出外伺候君王又命內監與王兒更換冠袍玉帶一全還朝內監領旨拿上四爪老袍冠帶俱下跪兩旁請王爺更衣有郭海壽搖首曰我久服粗破布衣只甘淡泊豈敢用此美服龍袍倘過份穿着此好東西豈不折尽平生之福正要退出李后叱我兒汝與前時受當許多苦楚今日理該全享榮華休言折福之語君王呼恩兒陪伴母親二十年苦捱方得朕母子聚會功力萬鈞速換衣冠回朝厚加封賞少尽朕知恩報恩之情海壽曰圣上所命臣本不敢逆然吾一



自長成久已甘守清貧生成野姓是不愿奢榮伏望至上  
 由吾于此密中度過光陰足已太后曰我鬼休逆至上旨  
 意他須與汝是兄弟之稱然他是君上汝是臣下為臣忤  
 君犹如子逆父母况君言深為合理汝若定逆不隨娘回  
 朝我心有不安矣海壽自母來如此吩咐兒馬敢不遵以  
 逆君親遵命至上欣然海壽更上衣冠至旨又存諭陳州  
 地面官員要將此密字起造王府照依王宮之次所費用  
 銀頃千回庫開消限期趕办峻功以侍郭王安享一道旨  
 意發出本官自然遵旨照办不表當日太后登上室輦宮  
 娥內監擁護兩旁宋君也駕上銮重象大臣與海壽共全  
 十位起坐余讓大轎眾護駕武員駿馬高乘鉄甲軍排開  
 隊五一路笙歌音樂悠揚金鈸香燭香上道備上結綵鋪

毛的肅通太后心花大放不覺落准中只有回朝之日算  
 來寔得東岳帝神靈托夢指示包拯又得他力担承而  
 办方得今日母子重逢回朝發出萬金重遣維新廟宇金  
 軀以酬神明大德加爵包拯以表其忠勞我心方安也住  
 語太后自言到處萬民私論紛比不知太后还朝如何了  
 决眾奸陷且看下回分解

交交久别一天叙着其樂也融比况乎母子天性之恩  
 寔出沈淪日久一朝叙會觸感千中即鉄石肝腸之硬  
 莫不酸心現此宋君悲感而家臣中人以墮泪亦感動  
 天性之良也智士安貧達人知命禍福倚伏有時况乎  
 郭海壽可知矣彼乃一貧賤小民日勞于市井中肩挑  
 背負馬知日後一王兒御弟之稱不獨旁人駭異即已



亦夢想不到此意所以時有未未由汝于般刀鑽偏遭  
困厄寔命難與時爭也惟樂天安命者世能有幾人

六十一回

驀劉后另殿坐墳

戮冤狼追旌良善

詩 魏亡守法作忠良

奸計机謀是佞行

日 但得存心無內疚

仰天不愧行堪揚

話說季太后還宮早有在朝文武官員時刻俱有探馬通  
遞消息是時忽有報盜車到了一隊官員紛紛出城外恭  
迎只見旗幡招展一派進城一見天子銜車太后空輦即  
兩傍俯伏君王一進王城存旨接駕文武員俱退不必在  
此伺候眾御林軍核速歸本部另日發頒文命光祿寺賜  
頒御燕款御王兄着幾位隨駕大臣倍極慢表又有曹王

后請願費妃三宮六苑多少擁護內監宮娥進避太后進

宮先是天子朝恭過曹王后朝禮畢各妃宮嬪入七多  
末朝見請安罢李太后存命各還本宮不必在此伺候只  
有君王留坐下李太后嘆嗟而言曰想起前情不在王宮  
已將二十載只言永在陳州破戶中歸世豈料今復得回  
王宮皆賴神祇與包拯之功力也君王又詰起母后得神  
明之由方知東岳聖帝夢中指示與母后告訴包公方得  
他忍真方亦又得神佑之力天子又言且待國務暇些數  
天后差官發出庫餉之金再建廟宇重塑金軀以答神聖  
洪恩但令郭槐兇惡施謀陷害必須重正行形惟安樂宮  
中劉氏太后莫弄弄重不輕即南清秋母后亦有偏處也  
欺瞞先帝冒認兒作嫡生豈非名有不正者然吾乃是兒



子之輩必須毋后主裁乃可李太后言曰王兒枉汝爲南  
面之君卽此事已欠明決了當日陳琳救汝到南清宮全  
虧狄氏祿襁撫育長成雖非十月懷胎之若也有三年哺  
愛之恩須非親認汝躬比着劬勞無異了卽今劉氏雖然  
心狠意毒須念他先王元配汝也奉養他多年名自爲嫡  
母中外盡悉而今仍得子母叙圓且免提追究况子難執  
母罪的惟陳琳是救王恩人須當厚報寇宮娥已自慘亡  
須當陰封旌表此事須當與叅政大臣安設但克惡郭槐  
斷然姑宥不得速命包拯將他正其重刑君王諾七領命  
又言母后仁慈世所希也李后又呼王兒娘今日還宮未  
諒想劉氏無顏到未見我的我到要進安樂宮相見他看  
彼怎生光景有何言語爲情言罷李太后卽喚宮娥引道

有旁侍宮娥上啟稟萬歲爺與太后言劉太后下上曰至  
駕出王城之后自用白綾縊死千宮中矣天子曰既有此  
事爲何詢及起方奏如何不早說明宮女曰東宮娘已早  
已吩咐言太后回朝乃是喜事不須早報且待緩些奏知  
故奴婢等依命不敢卽奏聞李太后听罷嗟嘆一聲不覺  
垂泪一行只因李后心懷慈善之賢長輩卽言可憐他畏  
罪先曰尋死了豈知我心並不計較他之前非宋君王曰  
劉太后既然自縊死可曾入殮否宮娥又啟上萬歲爺曹  
娘已又言劉太后乃是有罪之人要等候萬歲爺回朝作  
主是以尙未成殮李太后曰須念他是先帝正宮旣不罪  
他彼以先尋自戕且好生殮殮以安葬于王陵以畢成喪  
宋君王曰此事不可母后也未知其詳他須先王元配惟



罪重千觔想他欺瞞先帝滅自子孫世死此婦比之唐朝武后罪之相等倘將彼殯葬於王陵先王在天之靈豈不嗔怪有重罪者反得附葬於王陵是加恩于有罪之人將未無罪而有功者又何以待之毋后須有容人之量然情理上有偏也遂將棺柩另立墳塋方見是駭無偏理之无碍也李后曰王兒死分有節是可依也當日宋天子存旨將劉太后棺槨成殮了另尋一土立樹墳塋不奉哀成喪又論劉太后乃是先王的正后只因一念之差死于非命不成喪不送哀中外百官不掛素只用棺柩一口淨消七的收殮下又不容安葬王陵犹如死了充位一宮嬪的一般交代明劉太后身亡之事再言南清宮狄太后只因有冒認太子之非是以進宮未見李太后當日狄太后要行

君后恭見礼李太后批意不容竟如姊妹平礼相叙畢对坐下惟狄太后心有不安正乃良心發現是偏促赧顏豈知李太后反是再三致謝曰当初我幼兒身遭大難多蒙賢妹肯慨然收留撫養長成接嗣江山洪恩大德何以爲酬今朝母子再叙完皆方賢妹維持之力也狄太后曰那里敢当姐七云謝重言說未更便愚妹羞愧死顏也冒認太子之罪你深但當時迫于勢所難言一說明此事先結怨于刘姐七矣乃事在兩難然亦不知寇宮女通知娘七逃出别方只道被奸監火焚一害耳今賢姐仍叨天佑得活人間實乃可喜姊妹正在言談交謝有宋天子進宮朝見狄母后狄后又齊慙慙當日李太后又差內監往無佞府邀請余太君進宮太君到了請安畢叙談一番頃刻間



內宮排開延燕三尊年一全錫叙各宮多排嘉燕不能一  
一細述一宵晚景不提次早天子臨朝百官參見已不宋  
君王開言曰包卿朕思寇宮女曾將寡人母子拯救隨即  
受慘而亡今陳琳現在亦有救主之功然生死之恩包卿  
如何旌贈乃可郭槐罪犯陷天如何正法卿家也須待朕  
處分包翁曰啟上陛下寇宮娥有功慘死應得追封可起  
柩附葬于王陵脚下再造建廟祠追封為天妃元母是旌  
表流芳永受香烟血食陳琳身為內監救主忠貞加封公  
爵另建府弟御賜宮監事奉晚年安享生則永活王家厚  
祿死則國歸太廟香烟郭槐害幼主干先謀主母干後斬  
絕王家宗嗣十惡大罪死踰于此之外例應抽腰皮舌粉  
骨楊灰臣擬如此伏乞聖教宋君曰依卿所擬即着包卿

押郭槐赴市曹正法復責包翁曰臣啟陛下郭槐陳琳俱  
為內監郭槐害主其心險惡陳琳救主其善堪嘉二人而  
心存承炭之不同可與陳琳督全往覓正法使其悅目爽  
心庶不負他救主之忠勞也宋君曰喜喜色楊曰卿處  
置的當深稱朕心即存責下南精官宜召陳琳是日退朝  
不表家官各散却說包公一回衙中頃刻存出百十差軍  
往天津吊押郭槐只因他連日飲食不進也不知飢寒問  
詢他不言不答恍如痴呆一般當時提押至法堂上包公  
與陳琳先後齊至見禮畢二人分東西對坐郭槐赤着身  
綑綁堅牢朝對下跪正乃善惡相對朝包公吩咐行形刀  
斧手領命當時因為大凌遲之刑故安放一六木桶在側  
刀斧手上前拱跪過稱啟稟大人逆犯行刑了望彼肚腹



上一尖刀截去通于背后此刻郭槐痛疼慘切双目睜出  
 手足伸綁縛于木偶不能振動只搖頭張口左手一刀砍  
 下右手一刀截斷手足皆分血流遍地又將刀破腹肝腸  
 五臟俱卸出未膏血滾血如狂狼毒人一命勾消還將顛  
 頭斬下俱于木桶中有老陳琳點首長嘆一聲不甦呵  
 發嘆曰郭槐可恨汝当初立心不善欺君害主罪重淵深  
 只言歷久年深並無報應了豈知天眼昭昭不容脫漏分  
 明報應不爽也如行惡之人即遠遁高我口差遲早報復  
 耳此番樂殺老陳琳柳胸大嘆不已只因他年紀已近百  
 歲期氣息精神到底安弱衰矣一刻間嘆至氣不返復有  
 一死吸而絕倒鈎伏校椅中包公即命左右侍呼喚他已  
 不見答言家人多嚇一驚啟上包大人陳公已笑得氣絕



了喚之不醒相必死去包公听罢一相看曰不用喧嘩倘  
 若救解不未奏知圣上然后成殮可也眾軍領命速取藥  
 到又將火堆烈火焚起郭槐屍骸骨肉拋下頃刻化作去  
 灰單留首級示樹以警將來今報應了惡好人多少萬人  
 議論嘆息不提是日奉命救解陳琳的取至通開藥木之  
 類下氣參湯豈知愈灌瀝久而身骸漸已冷凍如水一眾  
 役人稟報包公言小人用藥力救之不活莫非又勞大人  
 的御賜法寶可救包爺曰陳公已並非冤屈而死縱有外  
 邦之宝难以救之吩咐且將屍骸看管待本官進殿奏知  
 圣上然后開喪收殮眾軍領諾包公離坐走近一看陳琳  
 長嘆一声可惜陳公已今日反是包某害汝身亡念汝  
 年高九十零未全期願今返蓬萊只未沾圣上酬恩先歸



泉府惟生死有何于惜爲人只要馨香百世青史流芳卽  
死猶生也言畢喝道進朝復旨宋君王一聞又悲又喜  
只喜郭槐正法報却母子宿仇悲只悲嘆死去老陳琳未  
得活恩而先喪卽領詔文武官員代脫設祭合宮內監盡  
至法場伺候人人掛白穿素以成舉哀皆言嘆羨郭槐害  
主粉骨揚灰深正其罪陳琳忠心救主功勞重大只可惜  
未受君恩而先死去今日又得君王知恩報恩今許多大  
臣祭殮差不多天子之喪也不竟如此在詔衆民爭羨又  
言郭海壽久慣清省不貪奢美煩華不愿爲官受職只因  
自是一小民出身微賤儀文禮度不惺寔不想在朝到思  
回陳鏗居死自得其樂宋君留欵他不能李太后不查動  
悲喚声孩兒我子母相依十八載受尽多苦楚而今高

災得貴兒理當在朝件駕娘也得時嘗見汝因何物意要  
回陳州撇別爲娘寔不該當的郭壽曰母亲休得愁煩兒  
也原是久樂清貧母也洞知况在朝禮數不週寔多慚歉  
豈非見嘆于各位文武大臣娘今已嫡生兒已得知會了  
今非惜比矣况陳得地所隔三天程途兒可崇來往謁而  
今承歡膝下但有圣上供行兒民放心別去望乞圣上母  
親恕兒兒逆旨命之罪深沾洪恩矣海壽須杰如此言未  
早已含着一汪珠泪只因他天性至孝原不忍離親只是  
不想在朝耳然李太后與他相處將有二十年豈有不知  
兒之性情萬事未有一次逆忤母意今不愿留原出萬不  
得已的故太后不苦留他下泪呼兒且等候數天前者圣  
上已着令陳州地面官趕做府弟且待王府功峻時差官



送汝榮回郭海壽依命等候當其時有路花王爭山王汝南王等六卿四相大臣多敬他是當今王兄御弟又知是大孝賢良所以今天我請燕明日汝邂逅不能細述却言李太后今乃苦去甜來居處寧泰宮安享暮年之樂君王妃后每早請安當日李太后細加恩察衆后妃之中莊重不一惟有龐氏貴妃須則花容月貌姿色嬌媚然而柳眉生殺氣玉貌現冤形看來此女決非循良之婦寔乃劉氏后一般人也是一天妃后俱不在侍李后叮囑王兒勿將龐如加寵他的冷心滑性妬忌生成的如加恩寵他卽猛勇得水便要作浪興波宋君謹遵母命太后又言寇官女陳琳死去未沾國家一点之恩須及早追封使彼仙灵有感包拯有此忠勞也須加恩隆爵又郭海壽他挑意回

陳土不用強留且加封官爵贈賜資項以酬其孝之孤兒須早日頒旨也君王頒命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史言李宸妃被劉后穢奪已子惟深有涵量而嗚然不爭柳銜之間未嘗改異可見其間範中賢良矣惟先刘后而率史又畧言所死于非命詳此則知穢奪其子而撫有之刘后其心未嘗不欲其早亡也現此其死于非命刘后妬忌之營豈能逃哉茲按此傳奇復有返歸內宮後頭晚福并刘氏反死非命亦存奇維時世道之有心儆人以報應之昭然也據史之寔錄可知非有其事也明矣卽井上自述出李宸妃一事有十餘回之畫及一回方結是俱出一筆然憑史寔只現于可有可無之意是也



六十二回 安樂王榮歸結締

西戎主將暴與師

詩 寿天窮通須待時

强求未必遂如期

百 時未風送勝王閣

運去雷轟駕福碑

當日宋君王母子請議恩封存勝有功之人君王又呼母后前在陳州時兒已稟告上天母后双自得明原免陳州十年國課今果得母后双目重明兒豈敢誣哄上天乎即今要頒旨下存知悉太后曰王兒言之有理今日即得母子團圓正該免脫陳州國課即天下犯囚須當減等恩寬况陳州地連歲飢討焉遍市貧民很多須有十中一二富厚之民肯施見憐尤奈一連六七載粮粒无收即富者不免漸生飢饉了目今得王蒼拘濟畧得歲豐王兒今又領



免征課之旨實乃萬民頌德無疆是日天子領詔旨意敕封寇女為天妃淑德元母娘也陳琳謚為忠烈公各造廟堂春秋二祭永受血食香烟郭海寿敕封安樂王領賜黃金數十萬并賜官監一十六名堂穿服役永享王府不上朝論王陳州地文武官朔望請安包待制加進龍圖閣樞密院正一品恩賜上殿坐位五日一登朝謁王大赦天下因犯十惡大罪俱減等小罪一概赦免陳州國課免征十載各省德頌一下生死均沾太后洪恩又當日建造郭王府并陳琳寇女廟祠開消國庫白金一十八萬兩包公受爵加封正妻許駕執纜賑飢公務畢請是日朝中接得陳州賚本因建造王府已峻功宋君王降旨包公因文二人護倍国王榮歸国文先回朝包公乃留陳完了賑飢然



后回朝當下忠佞二臣領旨欽天大吏選定良辰卽登車駕更有文武官俱未送別郭海又進宮拜別母后娘太太后囑咐不尽的母子安慰言辭又言雖要一月一未朝安樂王諾上連告母子洒泪而別又拜辭天子衆大臣紛紛上送別數里俱回只有龐國丈包大人一路全程處地頭多有官員通接一天到了州城勸着多少本土人民紛紛上私讓言郭海寿幼年時母子二人也曾乞壽多年后来長成方得肩挑背負市販東西度日然他須一貧如涸仍不失泰養原莫他是一孝順之人今有發達之福皆由孝養中得來天之眷錫也當日郭王未進陳州城早有大小文武員本土籍紳耆老車馬紛紛上候候恭迓一路聖駕劍

月谷龍旂文武軍棍一隊上擁護何下千人長道音樂雅韻游揚一派奢華奪目進至王府中不啻金殿之威模郭王爺當中坐下衆文武員參見大員內官打供小文武官俯伏塵埃未起又表明郭海寿本是个小戶文出身飯食也討過日勞奔走市廛中皆須則包大人也見過聖上也參謁過然君臣之禮尙屬全然不懂坐定金校由得衆官叩首也不說声免礼不說声請起只有龐國丈好生氣惱暗上生嗔到旁有官監代說一声免礼衆卑員起來龐國丈向包公对面首一搖目一睜似回煩大人待我說一声不好在此阻攔我没好言與此丐子說話包公會意得卽言于歲國丈職佐中書之任不便在此久于阻延且速还朝公幹爲要郭王曰那人留他阻延由彼自便回



朝去也包爺曰下官也要辭駕了郭王曰包大人汝是去不得且在此吾與汝作伴頑談未知尊意若何包爺曰只因賑飢未畢不得久留故亦要相辭于歲公亦去也郭王曰如此包大人別去汝門本土眾位文武官也須退回不必在此且天也不用到拜反動勞煩兩有不便眾文武拜謝于歲并國丈包公俱以登程去訖原來郭海壽是小狹胸襟不經詩礼王爵那知朝廷有一定之規爲官有無二制礼故彼當日只吩咐本土官員天也不用到拜是惹勞煩兩有不便之說寔乃他不知官規的本來面目只樂得本土文武員天也省却請安之勞暗自喜悅不提是日公因文慰勳別去安樂王分程而去國丈自回注京包公仍往枕賑飢公幹不竟光陰迅速一連三月已是秋稻晚

成十分歲豐萬民沾頌天子包公恩至之德是歲民樂豐登話休煩絮只有郭海壽今以得貴受封一貴一賤迥異天壤脫形換骨生成好相暱而映黑而白半姿體態漫然一新居處王宮自得逍遙又乃当今圣上一王兄御弟之稱本土文武員故不敢簡慢敬謁之際不異本土帝王又言本陳州有位先王致仕宰相姓黃名會只因年老告駕归隱有女孫兒名美珠年方及笄尙待字閨幃生來中堂之貌只性淑端莊已知安樂王尙未婚娶想是有意絲羅一天包爺賑務事畢到來拜望王老太師言及起招親之由包爺一諾相承曰包某依命卽言知安樂王此良緣料亦和諧也王太師喜曰此事全仗包大人只有勞大駕不應當耳容日叨謝如何包公曰此乃和諧美事何足言勞



的登時告別王太師送出中門外相辭包公登轎而去一  
 到王官會見安樂王坐下他言包大人汝運發王倉賑濟  
 勞忙何暇到此包公即將本土王太師有孫女年方及笄  
 未曾受聘坐來性情端重意欲送進王宮以待巾幗包某  
 持來作伐望于歲見充勿辭郭王听了微嘆口我乃出身  
 微賤偶然得遇王母后不期顯貴豈敢私心妄想欢娛須  
 然向日貧賤也蒙太師周濟糧食他乃積善良門甚覺根  
 宜惟王小姐乃千金貴體我卑寒出身豈敢扳登的望包  
 天人轉知別尋佳偶乃可包公曰此乃太師有意招親汝  
 須前時寒若今日貴显王封他是世代名門闊闊兩相足  
 配甚查相当于歲休得過辞当日安樂王听了包公劝言  
 不好当百力辞只得言曰感包大人情意慙也只我陋性



不恋着華不貪歡樂的愚漢今既大人有此美意且為吾  
 奏知圣上待旨允准如何包翁曰于歲高見有理待下官  
 與汝修本申奏明言罢抽身作別仍还相府將情復達王  
 太師太師大悦曰奏明圣上君主作主更藉有光也当日  
 包公别去回汴置禹修成木官宮送进京非止一日  
 有一天到汴王門官接本上呈御覽君王看畢喜色匆以  
 退進官達知母后有太后聞言喜悅欣然言曰陳州地久  
 仰至太師為人忠厚子孫世襲乃先帝切臣此段姻緣真  
 見相登况兒以封王显貴中既正当有佐太后即賜官粉  
 資十萬兩珠翠金鈿滿篋圣上敕命王小姐封王妃夫人  
 御賜珠冠玉珮本章准批着包公為月老欽賜完婚迥異  
 尋常是時老太師送孫女到王宮此番慶鬧非凡本州大



小文武員俱皆兩相拜賀王府外殿內堂多排酒燕十分  
豐美王家設燕賈品多般不能細述是日一片音樂歌聲  
一連數天燕樂是郭王夫婦和諸親屬身煩絮交代撤陳州  
又言朝內宋君王自得國母還宮朝中文武各加陞賞又  
再差官趕上孫兵部不用清查庫倉只夜揚元帥本提戰  
功加封秋青爲副元帥之職與楊宗保一全鎮守邊關其  
時焦延貴完達也奔趕回關中衆將主俱有加陞官爵元  
帥衆將謝恩已畢天使回朝復命不多細述當日反惱得  
國丈納問昏也一心算計秋青反被他門聯成一黨養成  
羽翼威勢炎已老去的威風漸減了今喜得包拯不在朝  
日正尋機會算賬他門豈知這昏君依着包孫言調回賢  
始不究倉庫諒來又美不得秋楊二畜生反又加秋青爲

天祥  
圖書

副帥之職真可恨包黑賊也任三言兩語煩惱再說這國  
元帥見四員虎將均沾之恩封贈統制之官秋青又加封  
副元帥閉上文武員人皆喜悅忽一天秋副帥不意染一  
患急臥病不起一連數天水米不沾呻吟病苦揚元帥與  
范翁楊將軍自然延延醫調治工役皆見天也未幾前問候  
患疾十天未痊揚元帥心中憂悶只得與范翁酌議買本  
回朝奏知皇上即日差官而去六早正陞帳有探子報上  
西夏王復興兵三十萬遺上將薛得和拜爲滅宋元帥已  
駐兵城郊五十里揚元帥聞報當日自仗本領英雄兵精  
將勇全不介懷即命孟定國傳齊部將胥綱存知衆兵俱  
至帳前參見元帥候命是日賊營內戰書發發進關揚元  
帥批回決戰之詞不一辰刻有表報進啟上元帥命賊將

西夏王復興兵三十萬



薛得禮帶兵城下討戰元帥命拔令焦廷貴領兵一萬  
與薛得禮會陣須要小心焦廷貴口稱得令上馬開關轟  
天炮响手拿鐵棍殺氣騰騰一馬當先一萬精兵旗幡雲  
擁响喊如雷焦廷貴一看西戎賊將生得藍面虜三絡花  
鬚髮餘高猛手持一柄大鐮刀坐下一疋五色花鬃豹馬  
廷貴胆氣一馬拍近鐵棍當頭即下又言薛得禮乃  
西夏國有名止將焦廷貴那里是他手油鋒不上二十  
合連喊殺聲利害薛得禮我之兒薛得禮兵逃走回關薛得  
催兵追趕只見城上箭如雨下一反被射傷兵丁數百只得  
招兵回營去了內城元帥帳中坐下勇將齊列兩行范禮  
部坐于東首楊將軍坐于西邊忽焦廷貴至帳前尙是氣  
喘呼也打旗稱元帥在上末將殺不過薛得禮這賊將上

分利害人雄馬壯一柄大刀大如板門打過未記重如泰山又謊言小將與他交鋒五六十合抵敵不能只今敗介

着回望元帥恕罪元帥曰勝敗乃兵家之常汝本事低微  
何得說着別人之勇汝今出關生刻即回不像五六十合  
的工夫豈非謊言的焦廷貴听了忙說小將言錯了原十  
五六合耳楊元帥想未西夏賊兵初陣逞強善弱者也不  
未諒賊將本事高強兵須銳利但本帥城中雄兵四十萬  
文武並備官教汝馬倒人亡而回也此日間文休細表未  
朝紅日透扶桑又報進薛得禮坐名元帥會陣十分猖狂  
楊元帥即發令張忠出敵戰至四五十合大敗進關元帥  
又差李義出馬薛得禮連勝了三員虎將楊元帥好生不  
悅言薛得禮果也驍勇狄王親患疾未痊待本帥明日親



自出馬與他見个高低也。是晚休提。次早又報薛德元討戰楊元帥打點定。此日親臨赴敵。土馬提刀浩氣。岩上好位保國老元勳。銀盔高豎赤幘。背插八角綵旗。銀鬚三縵雪甲。長披高乘銀解豕。三聲號炮。三萬鈇甲軍擁隨。左右焦孟先鋒護衛着陣。張忠李義冲頭。一全雲擁出城。薛得元一見來將生得威儀。原比昨天未將大有分別。不回手挽全刀。高峻白馬身長丈餘。白臉銀鬚。薛得元冲近。喝声未將。可是狄青否。元帥冷笑曰。無名小卒。有目無珠。人也不曾忍得。还来混擾。他言汝既不狄青。且報名来。元帥曰。本帥乃天波無妄府山後老令公之孫。官封定國王。開基大宋天子。駕下敕受天下招討使。楊宗保也。薛得元听了不知如何答話。勝負怎分。且看下回分解。

得失窮通須有定數。當失窮之日。有守而不濫。爲國君予安命。樂天卽及通而得之際。亦比失窮日不敢放肆。奢華以易其初心也。故賢者有貧而無詘。富而無驕之志。聖人又有貧而樂富。而好礼之大規。郭海寿今通而得矣。固辞次奢。而惜福亦頗有貧。無詘富無驕之志矣。甚矣西夏猖狂。其專事于西北。史言其用兵二十五年。强捍莫禦。殘州踏府。宋不勝苦。樓擁及其降服之日。而仍不稱臣。以父事宋。反稱臣于契丹。况此國勢不及漢唐遠矣。卽此傳奇云。降服稱臣。亦不過畧史。实而言矣。六十三回 楊元帥中鍾鏐命 鬼谷師照寫遺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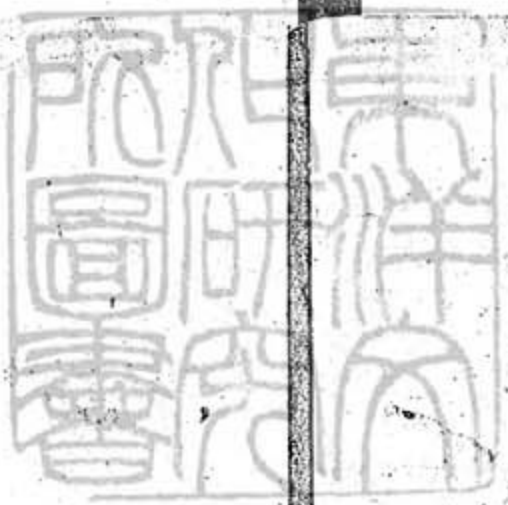
詩 擎天鉄柱楊元帥

保宋辛勞第一功



一日獨惜中傷遭殞命 樑材一折恨何窮

當下薛德禮言曰原表汝是楊宗保汝若知事知時務者  
獻降邊城投順我主难道不封汝一條王之位如不听好  
言只覺汝此番性命休矣楊元帥大喝叛逆賊敢誇大言  
看本軍知強弱金刀一起耀日光輝薛德禮青銅刀急架  
相通直乃虎爭虎鬪南北兩員虎將各為君王殺得難解  
難分薛德禮須則西夏國一員勇將到底及不得楊元帥  
老當益壯刀法精通兩位元帥冲殺百合夏將招擋不住  
大呼楊宗保老头兒果然利害本帥殺汝不過直讓了汝  
多活一天拍馬賊走楊元帥大喝賊奴那里走去馬追趕  
薛得禮心下慌忙即取出混元棍回馬當頭打去有萬道  
金光耀目楊元帥覺得目花昏亂閃躲不及混元棍打在



左肩疼痛難當拿不定大刀口吐鮮紅番身跌仆雕鞍  
下早有張忠李二尹步趕上前一人擋阻賊將一人背了  
元帥逃回關薛得禮此番摧發西兵捲地殺將過去宋  
軍見元帥被傷大驚四散焦孟抵擋不住眾兵被殺得七  
零八落三萬精兵折損一半餘眾走回城中眾將敗回關  
城緊閉嚴防攻擊再言薛得禮大勝回營洋洋喜氣言妙  
也楊宗保乃宋邦主帥有名上將本帥却殺他不過今被  
吾打了一棍也不過三天化為無水而亡今日除了楊宗  
保老英雄懼什麼狄青少不得一全傷他性命宋主還有  
何人抵敵本帥豈不功居第一是夜西夏賊營排頒延燕  
犒崇三軍也不多提再表宋軍敗回城中元帥受傷范爺  
一見大驚忙召醫生看治楊青氣惱得二目圓睜罵聲可



惡叛逆奴才戰不過元帥用槌傷人真可惱也當日元帥  
倒睡牙床范翁吩咐四方城門緊閉惟有元帥受傷那知  
服藥不效是夜幾次發暈衆將長夜看守只見元帥昏沈  
不醒衆大小三軍驚慌无措范翁連夜修本來朝差岳剛  
我迎回朝若問薛德礼的混元槌是妖人存受非比凡間  
兵器之物如此人中傷一槌由汝英雄健漢不出三天之  
外也化爲血水而亡是非藥餌難救的今元帥被了一錘  
遍身疼痛死去還魂也無一言說出只昏也沈一身肌肉  
漸已消磨憫憐元帥一生爲國辛勞今日死于肌消肉化  
只留得一堆白骨范楊二人慘切傷心文武官員大小三  
軍無不墮泪只得收拾骨骸殮子范翁是日又追上一本  
即差沈達并送骨骸回朝先說薛德礼因傷了楊元帥領

兵直抵城下天也攻打開門甚急范翁權執帥印發令四  
門加倍弓箭石灰炮火日夜当心巡查况狄副帥患疾未  
痊慢表边關危急先言雲夢山頭鬼谷先帥清長正混用  
元氣元神袖占一課已知西憂復興雄帥楊元帥被薛得  
礼用混元槌傷了化血身亡是乃定數難逃不能救答但  
薛得礼有此混元槌宋朝須有上將英雄也不能抵敵此  
槌即賢徒狄青亦難收取此槌不免打發各五下山收取  
此槌以免西戎猖獗也即差小童喚存至小英雄又言石  
王日在仙居已經一載習請双鎗已經純熟只是時憶念  
老萱親岳父母又丟不下美賢部王寔乃音信难存那知  
我阻攔在此仙山豈不憂壞吾之母妻也忽一天見童子  
來呼喚言師兄師父喚汝速隨吾去石王應允即隨童子



轉却灣七曲七一到丹墀恭見過即曰師父在上弟子石  
玉參仙師曰賢徒且免禮我今喚汝至跟前非為別事只  
因西夏將薛德祚有一混元槌非是兵乃可抵擋楊元帥  
被打一槌已經化血身亡宋朝須有上將英雄但难以抵  
擋此槌我今贈汝風雲扇一柄到邊關上出敵彼用槌我  
打過表汝即將坐扇輕七一拂可收取此物了原薛得祚  
乃巡海夜叉凶惡星轉世應得凶惡死亡汝今回關與狄  
青賢徒一全立功顯揚于當世譽美于千秋方不負為師  
收留汝二人一番還有八句偈言相贈是汝一生結果取  
功名富貴尽于此矣言畢袖出一柬石玉復双膝跪下双  
接轉收藏過又言弟子有家仙師帶上袖山習器已經  
載存受錄法已得精妙深沾慈悲報萬一即此拜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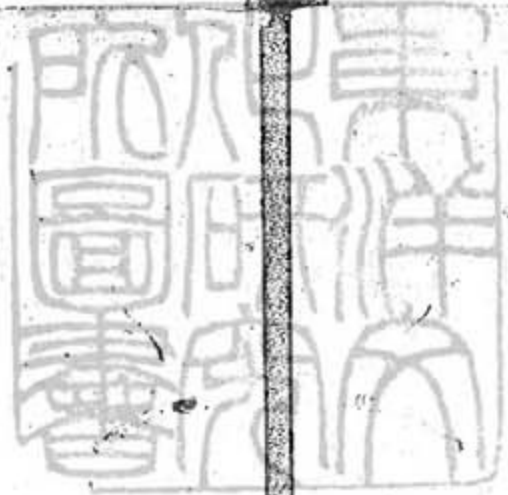
鬼谷師曰賢徒不須多禮了石玉叩首已畢起末抽身又  
別仙皇師弟藏好風云扇特着兩刃三尖鏡下了仙山當  
日上山時並死馬足故洗關大步而奔當時又得老仙師  
一朵雲以送至邊關下石玉將師父所贈之柬外有數重  
紙包固一折開看並無一物只有七律詩一章其詩曰

仙緣無分不須求 叨福人間見業優  
年少只遭顛沛困 中途惟喜戰功稠  
三番歷苦登王閣 二次平西進鳳樓  
早運未通奸妬害 晚成除妄報親仇

石玉看罷自言曰師父贈我詩偈說我沒有仙緣只可立  
功取貴但少年灾困歷尽苦楚方得成功又許我能報父  
仇但思龐洪奸賊正在势头盛日未知何日可報復不共



戴天之仇耳丟開石玉中途語却說邊關一段情楊元帥  
身亡狄副帥病體須然輕些然而這未如平日強健在着  
后營淨養范爺早已吩咐衆人元帥身亡之事切不可言  
知狄王親是已衆將依言瞞着狄青並不知外廂緣由惟  
西兵日圍城攻打范孔部已盡本還朝不知何日救兵  
到未當日到山虎乃一營莽之徒大怒曰西夏賊奴的薛  
得禮他之銅匙如此利害不知何物做成待吾駕起蓆雲  
進彼六營梢上的一刀結果他性命掙了此匙回關起發  
大隊軍馬殺他片甲不回方報却元帥之仇相與卽稟知  
范大人范爺不許言劉將軍乃粗莽之人不小心反爲不  
美不可造次也劉慶曰范大人休得多心我旣刺不着賊  
將定然盜他此匙也不惧此賊奴了范爺納悶不言是夜



初更列慶駕上蒲云一至賊營大寨四下一看只見燈火  
光輝是搞賞三軍正在那里吃酒劉慶看見天色上早准  
以下手上按下雲頭听候一會已是二更中只見薛德禮  
斜伏挨于中軍帳交椅中醺沈大醉衆將兵尺皆散歸  
自營寨去訖近身止存一番女此刻到山虎暗喜落下營  
中悄埋步進中營一到薛得禮身旁正要拔刀行刺只  
听得咬喇声喝声刺客慢来又表明此少女娘乃薛德禮  
之女名喚首花也是一員女將翟得家存武藝隨父行軍  
是晚出營候候父親吃酒已完談論一刻薛德禮已醉得  
沈且倍伏身入睡鄉呼且鼻息百花女也伏案假寐一見  
人影近前喝声抽身恐山虎反嚇一驚駕云不及被他一  
把扭住將且不脫但百花女原一將門出身兩臂剛健刻



慶左手打去他右手招右手去左手逆二人扭結定百  
花曰汝這南蠻誰使汝來作刺客早說分明好送汝枉陰  
劉慶心驚意亂恍惚他呼喊醒賊將只得言我乃宋營中  
虎將劉慶也只因吾元帥被薛得祖打了一槌化爲血水  
身軀是吾心不忍特來汝營作刺客是寔言的這百花女  
看上劉慶乃位英雄漢不意私存板親之意又見父親鼻  
息如雷輕叱呼聲劉將軍薛得祖是奴生身父汝今夜思  
來行刺難矣這那边來罷一把扯牢而走我山虎暗想自  
言這小子頭好生奇的不知他拉扯我何也此時只得隨  
他跑走曲上灣上到了后營一所燈光如晝自前待女十  
餘名百花吩咐來侍女多出外廂衆小環評論曰此位將  
軍不是我那人因何我小姐拉他進來像什麼好羞人也

有幾人言曰吾家小姐未有丈夫要扯此中原將軍來做  
夫妻如今且先一叙會也快哉笑分羞恥不表侍女聞言  
再說百花女看中了中士將軍當四顧無人呼喚將軍請  
坐下奴與汝細談當時劉慶情着他生來有此姿色非俗  
今又如此柔和想必有意于我也惟吾一粗直之人豈將  
女色介懷的況有妻兒了汝思吾結對真乃水炭不交也  
若問百花小姐生長西北外荒野之夷年交乃筭有此美  
質又因本邦男子多是奇形怪狀粗俗不堪的是他父故  
尚未與對親當日劉慶須非美貌京人但比之他比外蠻  
那也有高低之別今見劉慶乃烈也少年故欲仰板又言  
劉將軍汝敢于今夜來行刺吾父親好生胆子欺他酒睡  
若非奴拿下汝我父一命休矣但別將拿下將軍的姓命

筭





也唯活矣。去山虎曰：若問小將行刺汝，父親死非兩國相爭各爲其主，怎顧得利害？交關倘小姐用情放我回關，小將自是感承恩德。百花曰：將軍既進我營，休思回去。去山虎曰：小姐此言何解？百花曰：將軍奴看汝一烈英雄，諒必武藝高強，惟今邊關死了楊宗保，大宋還有那人撐保江山？奴劝將軍投順吾邦，徹却宋朝。劉慶曰：小姐此語一字不須言，如要吾投降汝邦，今生難矣。除表世衣命的小姐曰：汝若不甘投順回關，休得妄想矣。去山虎曰：既然小姐不放我回關，卽愿甘一死，豈有悔怨之心？百花曰：將軍之言差矣。汝既爲堂上大丈夫，因何全死？智量備投降于我邦，爲官美貌佳人，却也不少覓一位與汝作配，有何不妙？仰懇將軍依奴劝諫，言是知机之輩。去山虎所罷，陷喚曰：小姐吾劉慶，豈是貪花冒色之人？又已有妻兒，前誰人會惹汝？那在人結締？今日既入汝牢籠，有一死而已，何須多劝投順？不入耳之言。我劉慶須然一粗魯之夫，頂天立地，自許豈肯叛君而投降敵人？休得妄想。思量也。百花听了自言曰：豈知此將有了妻子也。罢我今囚禁不放他回關，且待明日，爺也發落的言罢，又呼勇侍女幾人，拉扭住將彼囚禁。后營好生看管，好待他心服歸降。卽時囚禁下。去山虎大怒，大罵狼毒賤了頭，不絕此語。慢提次日，百花女梳掠已畢，未至中軍帳，拜見父親，說明作夜二更時候，宋營中一將名劉慶，未作刺客，已被女兒拿下囚禁。后營稟知爺也，如何落着定奪。薛得礼曰：可怒兩盜，怎生混進大營，未作刺客，若非女兒把細爲父一命休矣。且押出一



刀兩段方見不敢小覲我爾百花曰爺此此人乃宋邦猛將倘因得他投順與我們做個裡應外合之人此閑安手可得奈薛得礼嘆曰女兒到有此机謀如此且囚禁下慢功彼投順做個內應也况且此關堅固又防守嚴密守物炮火弓箭利害近數天攻城又傷去兵萬多得內應人甚合任言父女机謀未知邊關如何退敵且看下回分解

楊無敵楊業為史所見秋至其子延昭等又世為边疆名將屢見建武功于真宗之世然真宗時契丹勁師臨境于北趙元昊強捍侵掠于西當時名將智畧之臣有曰韓琦范中淹种世衡曹瑋張齊賢君繼倫歷籍文彦博寇準狄青等彼十人為真宗仁宗兩朝武功所倚重之臣是史冊上之令名攸著者也至楊業之子延昭其名重于敵人亦不減于父惟績業之從孫名宗保無此名史亦無此名然有楊宗吉戰殺于三川紫口其時亦因西夏大寇與師之日或亦此將是也原為將士非傷盡悴死而後已之情辭真見出師未捷身先喪長使英雄泪滴衿之是哀也





續後續南北兩宋包狄演義初傳卷之十四

第十四卷 六十四回

破混元大敗德禮

解重圍掃滅西軍

詩 天命難違定不移

恃強輕敵枉偏思

曰 順存亡逆從來理

造化玄機應有期

慢言西夏營中父女議敵再言石玉得鬼谷仙師施法力  
 一陣狂風送至邊關說明緣由范俞等方知石衛使郡馬  
 公又言知仙師賜贈來宝扇可破混元槌眾位將軍大悅  
 是日范大人吩咐排酒延與石御使接風石玉是个性急  
 英雄即言曰待小將破了混元槌再回吃酒的范俞曰昨  
 夜劉將往劫賊營計行刺要盜取混元槌今天不見回城  
 諒得凶多少他是粗莽之徒不依功阻今石大人馬上出

